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卷四百四十九

蟲彙部五

蜘蛛 蛤蚧

蠅虎 蝎

蜈蚣 蝸牛

守宮

蜘蛛一

原爾雅曰蠃蠃蠃螫

北燕謂之毒螫齊人呼社公江東呼蝦螫增郭璞云齊人呼社公

亦言網公方言曰秦晉之間謂之蠃螫關東趙魏之郊謂之蜘蛛或謂之蠃蚘北燕朝鮮易水之間謂之蠃螫

又次蠃

秋

蠃

疏曰蠃蠃別名

原又蠃蚘長跣

小蜘蛛長脚者

俗呼喜子增陸璣疏曰一名長脚荊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

親客亦如蜘蛛為羅網居之陶隱  
居本草有赤斑者俗名新絡婦

又土蜘蛛

在於地中布網

者草蜘蛛

絡幕草上

埤雅曰世言蜘蛛布網如罾其絲右

繞今磨旋蔓生皆右循而轉亦自然之理也 原詩曰

蟪蛄在戶

即長跖也

焦貢易林曰未濟之蠱蜘蛛作網以

伺行旅青蠅嚙聚觸我羅域為網所得死於網國 又

曰井之遯蜘蛛南北巡行網罟 增論衡曰蜘蛛結絲

以網飛蟲人之用計安能過之亦掃其網置衣領中令

人知巧辟忘 東晉發蒙記曰蜂出蜘蛛 原廣志曰

草蜘蛛在草上色青土蜘蛛在地上春行草間秋系在  
草有在器下者有以系於籬壁間緣壁捕蠅者長脚在  
壁屋為絡者 增廣五行記曰蜘蛛集於軍中及人家  
有喜事 酉陽雜俎曰道士許相之言以盆覆寒食飯  
於暗室地上入夏悉化為蜘蛛 元稹詩集曰巴蜘蛛  
大而毒其甚者身邊數寸而跼長數倍其身網羅竹柏  
盡死中人瘡痛渠濕且痛癢倍常用雄黃苦酒塗所啗  
仍用鼠婦蟲食其絲盡輒愈療不速絲及心而療不及

矣 彙苑曰海蜘蛛大若丈二車輪文具五色非大深

山谷不伏遊絲隘中牢若絙纜虎豹麋鹿間觸其網並

吐絲糾纏不可脫俟其斃腐乃就食之舶人欲樵蘇者

率百人束炬以往遇絲輒燃或云取其皮為履不航而

涉 明道雜志曰黃州窗壁間有大蜘蛛足長三寸而

腹極小行甚駛腹無絲不能為網 葛洪瘡方曰取蜘蛛

一枚著飯中吞即愈 物類相感志曰蜘蛛申日能

越 採蘭雜志曰昔有母子離別母見蠨蛸垂絲著衣

則曰子必至也果然故名曰喜子子思其母亦然故號

曰喜母均之一物也 又曰長蚊一名青鳥一名解憂

夢溪筆談曰廣南有天蛇螫人則徧身潰爛不可救

其瘡腫處以針投之有物如蛇凡取十餘條不止若螫

少輕以秦皮煎湯恣飲兩三日可愈即草間黃花蜘蛛

也 雅俗稽言曰蜘蛛之大而五色花文作大網者曰天蛇 續博物志曰凡蛛網

皆可消疣屢有驗 雅俗稽言曰用其絲以繫疣久則其疣自落 字說曰設

一面之網物觸而後誅之知誅不義者也

蜘蛛二

增抱朴子曰太昊師蜘蛛而結網 原符子曰公子重

耳奔齊與五臣遊乎大澤之中見蜘蛛布網曳繩執豸而食之公子重耳乃執僕之手駐駟而觀之顧其臣咎犯曰此蟲也知之德薄矣而猶役其智布其網曳其繩執豸以食之況乎人之智而不能廓垂天之網布絡地之繩以供方丈之御是曾不如蜘蛛之智孰可謂之人乎咎犯曰公子慎弗言也君終行之則有邦有嗣也

郡國志曰滎陽有厄井相傳漢祖為雍齒所追投匿井  
中有蜘蛛結網蔽其井口得脫汲黯為滎陽守立神蛛  
廟祀之 增金樓子曰楚國龔舍初隨楚王朝宿未央  
宮見蜘蛛大如栗四面縈羅網有蟲觸之而罾者退而  
不能得出焉舍乃歎曰吾生亦如是耳仕宦者人之網  
羅也豈可淹歲於是挂冠而退時人笑之謂舍為蜘蛛  
之隱 魏志曰館陶令葛原遷新興太守管輅往祖餞  
之賓客並會原自起取燕卵蜂窠蜘蛛著器中使射覆



卦成輅曰第三物殼棘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欲食利在  
昏夜此蜘蛛也舉坐驚起 原異苑曰陳都殷家養子

名琅與一婢結好經年婢死後猶來往不絕心患昏錯  
其母深察焉後夕見大蜘蛛緣牀就琅便宴爾怡悅母  
取而殺之琅性理遂復 朝野僉載曰張文成景雲二

年為鴻臚寺丞有蜘蛛大如栗當寢門緣絲上經數日  
大赦加階授五品 增開元天寶遺事曰帝與貴妃每  
至七月七日夜在華清宮遊宴時宮女輩各捉蜘蛛於

小合中至曉開視蛛網稀密以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間亦效之 西陽雜俎曰元和中蘇

湛遊蓬鵲山入山數十里遙望巖間有白光圓明徑丈蘇以為靈境也遂逼之纔及其光長叫一聲身如繭矣有蜘蛛黑色大如鉗鏘走集巖下奴以利刀決其網方斷蘇已腦陷而死 宣室志曰有御史韋君從事江夏奉使至京道次商於館中忽見亭柱有白蜘蛛曳而下狀甚微韋君曰是為人之患也吾聞汝雖小螫人良藥

無及因以指殺之俄又見一白者下如前亦殺之且命  
左右掃去其網曰為人患者吾爾除矣明日欲去因以  
手撫其柱有一白蜘蛛螫之痛不可忍不數日一臂俱  
腫潰爛血盡而終 江夏志曰江夏城南鐵佛寺內有  
蜘蛛井世傳唐時有紅白二蜘蛛化為妖婦以媚人故  
鑄鐵佛鎮之 金史世紀曰宣孝太子侍宴於常武殿  
典食令 進粥有蜘蛛在粥盃中聶赫恐懼失措太  
子從容曰蜘蛛吐絲乘空忽墮此中耳豈汝罪哉

# 蜘蛛三

增長足

大腹

上詳前魏志其性然也夢見蜘蛛憂懷妊婦人也

夢書曰蜘蛛為大腹

占喜

卜巧

夢書曰夢蜘蛛者其日遂有喜

斷絲

裂網

酉陽雜俎曰裴旻山行有山蜘蛛垂絲如疋布將及旻引弓射殺之大如車輪因斷其絲數尺收之

部下有金瘡者剪方寸帖之血立止

勝非錄曰王守

一自稱鍾南山人布衣賣藥于洛陽市常携一拄杖每

見蜘蛛網必以杖毀裂盡淨而後已或問之曰天地之間飛走之屬捕逐搏拏固非一物均為口腹以養性命

獨蜘蛛結網張羅設機巧以害物吾是以惡之

噉寺僧

啗幼兒

原化記曰頃有寺僧

其房前有蜘蛛為網形絕大此僧見即以物戲打之後蜘蛛見僧來即隱避如此數年一日忽盛熱僧獨於房

畫寢蜘蛛乃升牀啣斷僧喉成瘡少頃而卒玉堂閒話曰秦嶽之麓有岱岳觀樓殿咸古制一夕大風有聲轟然響振山谷及旦視即經樓之侈也樓屋徘徊之中雜骨盈車有老蜘蛛在焉形如矮腹五升之茶鼎展足則周數尺之地矣先是側近民家亡失幼兒不計其數蓋悉罹其啗食也蓋布網其上或遭其黏縻絆而不能自解則遭其害矣於是觀主

楊姬偕嘲

翟尉託諷

洛陽舊聞記曰洛陽有歌姬楊苧蘿聰慧有才思解嘲韓楊凝式甚憐之時有僧雲辨者善講經有口才楊尤重之忽有蜘蛛于簷前垂絲而下正對楊與雲辨前楊笑謂歌者曰試嘲得著奉絹二疋歌者應聲嘲之曰吃得肚嬰撐尋思繞寺行空中設羅網只待殺蟲生蓋嘲雲辨體充肚大也楊見詩絕倒大叫和尚將絹來雲辨慚且笑與絹五疋復齋漫錄曰翟嗣宗尉臨淮頗為監司所窘遂於臨淮館驛題蜘蛛絲詩曰纖絲來往疾

如梭長愛騰空作網羅害物身心雖甚小漫天網紀亦無多林間宿鳥應嫌汝簾下飛蟲亦懼他莫學螳螂捕蟬勇須知黃雀奈君何

### 蜘蛛四

增塗布不濡

淮南子萬畢術曰蜘蛛塗布而雨自稀取蜘蛛置甕中食以膏百日以塗布不濡也

塗足不沒

抱朴子曰以七斑蜘蛛及七種水馬以合馮夷水仙丸服之亦可以居水中又以塗

蹠下則可以多行水上也又淮南子曰取蜘蛛與水狗及豬肪置甕中封以新繅百日視之蜘蛛肥殺之以塗足涉水不沒矣又一法取蜘蛛二十枚納甕中合肪百日以塗足得行水上故曰蜘蛛塗足不用橋梁

### 蜘蛛五

增詩唐孟郊蜘蛛諷曰萬類皆有性各各稟天和蠶身  
與汝身汝身何太訛蠶身不為己汝身不為他蠶絲為  
衣裳汝絲為網羅濟物幾無功害物日已多百蟲雖切  
恨其將奈爾何蘇拯蜘蛛諭曰春蠶吐出絲濟世功  
不絕蜘蛛吐出絲飛蟲成聚血蠶絲何專利爾絲何專  
孽映日張網羅遮天亦何別儻居要地門害物可堪說  
網成難福已網敗還禍爾小人與君子利害一如此  
元稹蜘蛛詩曰蜘蛛天下足巴蜀就中多縫隙容長跼

虛空織橫羅縈纏傷竹柏吞噬及蟲蛾為送佳人喜珠

櫛無奈何 又詩曰網密將求食絲斜誤著人因依方

託緒挂胃遂容身截道蟬冠礙漫天玉露頻兒童憐小

巧慚欲及車輪 又詩曰稚子憐圓網佳人祝喜絲那

知緣暗隙忽復啣柔肌毒腴攻猶易焚心療恐遲看看

長妖緒和扁欲漣沔 宋梅堯臣詠蜘蛛詩曰日結一

尺網知吐幾尺絲百蟲為爾食凡腹尚苦飢 范成大

田園雜興詩曰靜看簷蛛結網低無端妨礙小蟲飛蜻



蛭倒挂蜂兒窘催喚山童為解圍 楊萬里觀雨中蛛

蛛詩曰蜘蛛作網祇愁疎密了還遭小雨餘漏却飛蟲

渾細事無妨網得萬真珠 又戲題簷間蜘蛛詩曰屋

角籬尖竹樹陰可憐用盡許多心凝身不動如無物頓

網輕搖試有禽絲貫日華明五色戲隨風舞忽千尋看

渠經緯來還去忘却摧頽心不禁 沈約詩曰網蟲垂

戶織 黃庭堅詩曰玉釵罥蛛郎馬歸 又詩曰蛛網

鎖硯蝸書架

增賦晉成公綏蜘蛛賦曰獨星懸於浮處遂設網於四

隅南連大廡北接華堂左馮廣廈右依高廊吐絲屬絡  
布網引網織羅絡幕綺錯交張於是蒼蚊夕起青蠅昏  
歸營營羣衆薨薨亂飛挂翼繞足鞘絲置圍衝突必獲  
犯者無遺 唐賈餗蜘蛛賦曰觀其周旋細密往復輕  
疾縷積於織綸成若屈其身也或垂之如墜其絲也亦  
動而愈出成章無軋軋之聲不漏得恢恢之質 敬括  
蜘蛛賦曰蠢爾蠕蠕樂居閑邃挺自然之巧畜多端之

思託玉堂以謀生賞金窗而得地委曲面實迴環接空  
踈長絲於柔指拖纖網於輕躬始裔裔而將盡幾緜緜  
而不窮或連延於壁隅時蒙羃於楹曲雜花幌而左右  
交引緣錦屏而遠近相屬疎而不漏細而弗逾貼飛花  
則亂錦霑皓露則垂珠 宋張耒蜘蛛賦曰魚棲假淵  
鳥棲求木而我所宅獨取諸腹巢於牆屋人不予取朝  
蠅暮蚊食人所惡彼殘物所養而無益於世雖名人兮  
斯蟲是愧

蠅虎一

增古今注曰蠅虎蠅狐也形似蜘蛛而色灰白善捕蠅

一名蠅虎子

潛確類書曰一名蠅豹身黑嘴邊有雙肉爪攫蠅而食之兩目似虎炯然有光說文

謂之蠅蝗

易曰震來虩虩

雅俗稽言曰虩音隙蠅虎也常若多懼故取象焉

崔

寔四民月令曰五月五日取蠅虎杵碎拌豆豆自踴躍

可以擊蠅

蠅虎二

增杜陽雜編曰唐穆宗時飛龍衛士韓志和嘗在上前

於懷中出一桐木合子方數寸中有物名蠅虎子數不啻一二百焉其形皆赤云以丹砂飼之故也能為五隊分舞涼州上令召樂以舉其曲而虎子盤旋宛轉無不中節曲終纍纍而退若有尊卑等級又能臂蠅虎子獵蠅於數百步之內如鷄搏雀罕有不獲者 酉陽雜俎曰于頔在襄州有山人王固謁見於懷中出竹一節及小鼓規纔運寸筒中有蠅虎子數十行出分為二隊如對陣勢每擊鼓或三或五隨鼓音變陣天衡地軸魚麗

鶴列無不備也進退離附人所不及凡變陣數十乃行  
入筒中觀者大駭

蠅虎三

增詩宋陳師道蠅虎詩曰物微趣下世不數隨力捕生  
得稱虎匿形注目搖兩股卒然一擊世莫禦十中失一  
八九取吻間流血腹如鼓却行奮臂吾甚武明日淮南  
作端午

蜈蚣一

增爾雅曰蒺藜蚍蜉 廣雅曰蚍蜉蜈蚣也 埤雅曰

一名蚘

百足蟲也

一名商距今俗謂之百足 方言曰馬蚘

北燕謂之蛆蟪其大者謂之馬陸 史記曰騰蛇之神

而殆於蚍蜉 本草曰蜈蚣性能制蛇見大蛇便緣而

噉其腦 又曰蜈蚣畏蜺蜃不敢過所行之路觸其身

則死 莊子曰蚍蜉甘帶

司馬彪注曰帶小蛇也 蚍蜉喜食其眼

又曰

使蚩負山商距馳河 又曰夔

一足獸

憐蚘蚘憐蛇

言夔以少

而羨多蚘以有而羨無也

魯連子曰百足之蟲三斷不蹶則其所

持者衆也 關尹子曰螂蛆食蛇蛇食蛙蛙食螂蛆互

相食也

埤雅廣要曰三物相值莫能先動

抱朴子曰南人入山皆以

竹管盛活蜈蚣蜈蚣知有蛇之地便動作於管中如此則草中便有蛇也蜈蚣見蛇能以氣禁之蛇即死 東

哲發蒙記曰雞以蜈蚣為酒謂食之即醉也 博物志

曰馬陸萬足蟲蛭之大者又名馬軸 物類相感志曰

蜈蚣畏油 又曰蛇虺見之而蟠伏螂蛆當前似施禁

法蛇即為之開口螂蛆入食其腸復穴其傍而出 酉



陽雜俎曰綏安縣多蜈蚣大者能以氣吸兔小者吸蜥

蜴相去三四尺骨肉自消 臨海異物志曰晉安東南

吳嶼山蜈蚣千萬積聚成堆或云長丈餘者以作脯味

似大蝦 嶺南異物志曰珠崖人每晴明見海中遠山

羅列皆如翠屏而東西不定悉蜈蚣也 南越志曰開

寧縣多蜈蚣其皮可以鞣鼓取其肉曝為脯美於牛肉

異物志曰東南海中蜈蚣長數丈能噉牛里人秋冬

間遇之則鳴鼓燃火炬以驅逐之 鐵圍山叢談曰嶺

嶠多蜈蚣動長二三丈螫人求死不得然獨畏托胎蟲  
蟲多延行并幹牆壁上蜈蚣雖大偶從下過托胎蟲必  
自落於地蜈蚣為局縮不得行托胎蟲乃徐徐為繞周  
匝蜈蚣愈益縮然後登其首陷腦而食之以故人遭蜈  
蚣害必取托胎蟲涎輒生搗塗焉痛立止 玉匣記曰  
蝸牛不獨為伏蝮亦能制蜈蚣蜈蚣見蝸牛則不復能  
去蝸徐登其背以涎繞之其足盡落 鶴林玉露曰蜘蛛  
蛛灑溺以殺蜈蚣

蜈蚣二

增紀聞集曰唐杜暉使嶺南至康州見蜈蚣大如箏天  
寶四載廣州因海潮淹一蜈蚣死割其爪得肉一百二  
十斤 續博物志曰李勉在汴州得異骨一節可為硯  
南海時得於海商云是蜈蚣脊骨 聖君初政錄曰洪  
武時初建成均地多蜈蚣上令築土峰以鎮之號雞鳴  
山自是蜈蚣頓息

蜈蚣三

增賦葛洪遐觀賦曰蜈蚣大者長百步頭如車箱可畏  
惡越人獵之屠裂取肉白如瓠 黃庭堅禽演百足馬  
蛇笑鼈跛

守宮一

合蜥  
蜴

增爾雅曰蝾螈蜥蜴蜥蜴蝘蜓守宮  
埤雅廣要曰  
易名而通者  
也 說文曰在草曰蜥蜴在壁曰蝘蜓 陶弘景曰有

四種形大純黃色者為蛇醫亦名蛇舅似蛇醫而小尾  
長見人不動者名龍子小而五色尾青碧者名蜥蜴小

而緣牆壁色黑者名蝮蜥 方言曰秦晉西夏謂之守

宮或謂之蠪蠪或謂之刺易其在澤中者謂之蜥蜴南

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蝮蝮東齊海岱之間謂之蜥蜴北

燕謂之祝蜥 又曰桂林之中守宮能鳴者與蛤蚧相

似 古今注曰蝮蜥一曰守宮一曰龍子善於樹上捕

蟬食之其長細五色者名曰蜥蜴其長大者曰蝮蝮蛇

醫大者長三尺其色黝紺善媚人一日黝蝮一名綠蝮

考工記注曰宵鳴蝮蝮屬

馬融周官作以宵鳴  
千寶周官作以宵鳴

明

楊慎卦爻名義曰易者盧蠓之名守宮是也 淮南子

曰守宮塗臍婦人無子 又曰守宮飾女臂有文章

抱朴子曰謂蜥蜴為神龍者非但不識神龍亦不識蜥  
蜴 又曰虺蜴盈數而虬龍希覲 楊子解嘲曰執蠃

蜴而嘲龜龍 博物志曰蜥蜴以器養之食以硃砂體

盡赤所食滿七斤擣之萬杵以點女人支體終身不滅

偶則落故曰守宮 異物志曰魚跳躍則蜥蜴從草中

下稍稍依近便共浮水而相合 三教珠英曰守宮鱗

色似蛇而四足亦與魚合 墨客揮犀曰南方溪澗中有魚生石上號石斑魚至春含有則毒不可食云與蜥蜴交也

## 守宮二

增漢書東方朔傳曰武帝置守宮盆下使射之朔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跂跂脉脉善緣壁若非守宮即蜥蜴上曰善賜帛十疋 文昌雜錄曰守宮其形大緊類蜥蜴足短而加闊亦有金色者秦始皇時

有人進之云能守鑰故名焉又曰置於宮中宮人之有異志者即吐血汙其衣或曰以繫宮人臂吐血汙臂者有異心也 酉陽雜俎曰王彥威鎮汴之二年夏旱時

適王傅李玘過汴因宴王李王以旱為憂李醉曰欲雨甚易耳可求蛇醫四頭十石甕二每甕實以水浮二蛇醫復以木蓋密泥之分置於鬧處甕前設席燒香選小兒十歲已下十餘令執小青竹晝夜更擊其甕不得少輟王如其言試之一日兩度雨大注數百里舊說龍與



蛇師為親家 又曰太和末松滋縣南有士人寄居親

故莊中肄業初到之夕二更後方張燈臨案忽有小人  
長寸半葛巾策杖入門謂士人曰乍到無主人當寂寞  
其聲大如蒼蠅士人素有膽氣初若不見乃登牀責曰  
遽不存主客禮乎復升案觀書詬訾不已因覆硯於書  
上士人不奈以筆擊之墮地叫數聲出門而滅有頃有  
婦人四五或老或少皆長寸許大呼曰真官以君獨學  
故令郎君共論精與何癡頑狂率輒至損害今可見真

官其來索續如蟻狀如騶卒撲士人士人恍然若夢初不肯去因嚙四肢痛不可忍復曰汝不去將損汝眼言訖又四五人遂上其面士人驚懼隨出行至堂東遙望見一門絕小如節使衙門士人乃叫何物怪魅敢凌人如此復被衆嚙之恍惚間已入小門見一人戴冠當殿階下侍衛千數悉長寸餘叱士人曰吾憐汝獨處俾小兒往何乃致害罪當腰斬遂見數十人持刀攘臂逼之士人大懼謝曰某愚騷肉眼不識真官乞賜餘生久之曰彼

既知悔叱令曳出不覺已在小門外及歸書堂已五更  
矣殘燈猶在天明尋其蹤跡東壁古階下有小穴如粟  
守宮出入焉遂雇夫發之除數尺有守宮十餘石大者  
色赤長尺許即坐者也壤土如樓狀士人積薪焚之後  
亦無他 西湖志曰錢武肅王居宮中輪差諸院敏利  
老嫗監更一夕有大蜥蜴沿銀缸吸油既竭而倏然不  
見監更嫗異之不敢語人也明日王曰吾昨夜夢飲麻  
膏而飽嫗以所見對王微哂而已 倦遊雜錄曰熙寧

中京師久旱按古法令坊巷以甕貯水插柳枝泛蜥蜴  
小兒呼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降雨滂沱放汝歸去時  
蜥蜴不能盡得往往以蠍虎代雩入水即死小兒更曰  
冤苦冤苦我是蠍虎似恁昏沉怎得甘雨 瑯嬛記曰  
一人為蛇傷痛苦欲死見一小兒來曰可用兩刀在水  
內相磨取水飲之神效言畢化為綠螭走入壁孔中其  
人如方即愈

守宮三

增食薑

陶隱居曰守宮食薑故呼蠍虎

捕蟬

詳上古今注

蛇師

埤雅廣要曰舊

說蛇體有傷此輒銜草傳之故名蛇醫北戶錄云一曰蛇師

龍子

吳氏本草曰守宮一名石龍子

又名土

禱雨

卦爻名義注曰守宮與龍通氣故可禱雨

嘔電

又曰守宮與蛇同形

龍子

故能吐電夷堅志載劉法師在龍興府西山見蜥蜴如手臂大無限入井吸水盡即吐為電伊川謂電有是上面結成者有是蜥蜴倣者以此

## 守宮四

增詩古樂府曰護惜加窮袴防閑託守宮

宋蘇軾蠍

虎詩曰跂跂有足蛇脉脉無角龍為虎君弗笑食盡薑

尾蟲 又詩曰黃雞啄蠍如啄黍牕間守宮稱蠍虎間  
中微尾伺飛蟲巧捷工夫在腰膂跂跂脉脉善緣陋  
質從來誰比數今年水旱號蜥蜴狂走兒童鬧歌舞能  
銜渠水吐冰雹不向蛟龍覓雲雨守宮努力搏蒼蠅明  
年歲旱當求汝

蛤蚧

增本草曰蛤蚧首如蟾蜍背有細鱗如蠶子土黃色身  
短尾長多生於山谷或大樹間一雌一雄行常相隨常

自呼其名曰蛤蚧 物類相感志曰南民曰蛤蚧生一

歲每鳴一聲二歲每鳴二聲有至十聲者土人以為老

蛤蚧尤重之 海錄曰蛤蚧大月三聲小月兩聲 北

戶錄曰其聲絕大或曰一年一聲驗之非也端州大廳

有蛤蚧州吏云已多年至今每鳴或三聲或一聲不定

也 又曰蛤蚧背綠色上有黃斑點若古錦文長尺餘

其族則守宮蜥蜴螭多居古木竅間自呼其名又有

十二時亦其類也大者一尺尾長於身相傳云自旦至

暮變十二般色傷人必死嘗獲一枚閉於籠中玩之只  
見變黃褐赤黑四色 酉陽雜俎曰南中有避役一名  
十二時辰蟲狀似蛇醫脚長色青赤肉鬣者夏月時見  
於籬壁間俗云見者多稱意事其首倏忽更變為十二  
辰狀

蠍一

增埤雅廣要曰蠍毒蟲 詩曰彼君子女卷髮如蠶  
大戴禮曰神人國有蜂蠆不螫嬰兒 陶弘景曰蠍有



雌雄螫者痛止一處雌者痛牽諸處 又曰守宮食

薑故呼蠍虎 蜀本草曰蠍緊小者名蚘蚘 孝經援

神契曰蜂薑垂芒毒在後也 莊子曰老聃云三皇之智慤

於薑蠍之尾 酉陽雜俎曰鼠負蟲大者多化為蠍蠍

子多負於背蠍前謂之螫後謂之薑常為蝸牛所食以

跡規之蠍不復去 又曰嘗見一蠍負十餘子子色猶

白纔如稻粒 又曰張希復言陳州古倉有蠍形如錢

螫人必死 通俗文曰長尾為薑短尾為蠍 物類相

感志人或謂蝎螫者取蝎涎塗之痛立止 傳載曰安  
邑縣北門有一蝎如琵琶大每出不毒人 江鄰幾雜  
志曰都中弄蝎尾有五毒者三毒者云城西剥馬務蝎  
食馬血尤毒螫人有死者 癸辛雜志曰北方毒螫有  
所謂火蝎者比之常蝎極小其毒甚酷常有數人夏月  
小憩磐石忽覺髀間奇痛徹心不可忍遂急起索之則  
石面光瑩無他物僅行數步則通身腫潰而殂同行者  
異之意石之下必有異遂起視之見一蝎極小而色黑

一人以竹杖擊之竹皆爆裂而執竹之手亦腫潰不旋踵而死近得杜真人持呪驅此害稍息

蠍二

增博古圖曰商有蠆鼎其銘釋曰蠆善毒人寓思患豫防意左傳曰鄭人謗子產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蠆尾魏志曰彭城夫人夜之廁蠆螫其手呻呼無賴華陀令溫湯近熱漬手其中卒可得寢旁人數為易湯令暖其日即愈干寶搜神記曰安陽城南有亭宿者輒死

有書生入亭宿明掘得蠍大如琵琶尾長數尺亭遂安

靜 北史齊南陽王綽傳曰綽為定州刺史後主高緯

徵至行在問在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蠍混蟲觀之極

樂後主即夜索蠍一斗比曉得二三升置諸浴斛使人

裸卧其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嚟不已謂綽曰如

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 唐景龍文館記曰上巳日

上幸渭濱宴侍臣其日賜侍臣柳圈各一云帶之免蠱

毒 傳載曰潤州金壇縣大歷中

雜俎作開元

有北人為主

簿以竹筒齎蠍十餘枚置於廳事之樹後遂孳育數百  
枚為土氣所蒸而不能螫人南人不識呼為主簿蟲  
吉凶影響錄曰黃靖國死見冥中治武后獄以大甕聚  
萬蠍螫之

蠍三

增論曹植藉田論曰封人有以輕鑿修去樹之蝎者曰  
不識天下有蝎乎曰三苗共工謹兜非堯之蝎歟齊之  
諸田晉之六卿魯之三桓非諸侯之蝎歟 劉晝防慾

篇曰身之有慾如樹之有蠹樹抱蠹則自斃身抱慾則自害

增序宋嵇含遇蠹賦序曰元康二年中夜遇蠹客有戲余者曰諺云過滿百為蠹所螫斯言信哉雖內省不疚而逢此害喟然而歎遂作賦

### 蝸牛一

增爾雅曰蚘羸蝻蚘

郭璞曰即蝸牛也

本草曰蛞蝓一名陵

蠡一名土蝸一名蚘蚘一名蝻牛亦曰瓜牛入三十六

禽限又是四種角蟲之類營室星之精 古今注曰蝸

牛陵螺也形如螭螭殼如小螺白色生池澤草木間頭

有兩角行則觸警則縮首尾俱能藏入殼中盛夏日則

自懸樹葉下以有兩角故名牛

今有一種生於卑濕大於蝸牛而無殼有角蓋

螭螭之類也

又曰蝸殼宛轉有文章絞縛為結似螺殼故

曰螺 又曰野人為圓舍如蝸殼名曰蝸舍亦曰蝸牛

廬 禮記曰蝸醢而苽食

人君燕食所用也 埤雅曰蝸肉中醢

三蒼曰

蝸小牛螺也俗名黃犢 日華子曰即負殼蜃蚰也

淮南子曰昌陽去蚤蝨而來蛉窮去害小而來患大

窮蛉

即蜚蠊也是物好濡而升高則焦死故曰蛉窮一曰陵窮乘陵則窮也宋史小人居高位者亦目為蛉窮

山海經曰清安之山北望河曲是多保纍

郭璞曰保纍蝸牛也

玉匣記曰蝸牛不獨能伏蝸亦能制蜈蚣蜈蚣見蝸牛

則不復能去蝸徐登其背以涎繞之其足盡落聞見

錄曰陰濕之下蟲名蚘羸每循牆上升掉首弓腰盤礴

委曲搢搢矻矻必求前進未半塗則沫既涎窮精潰力

竭竟粘壁而死



蝸牛二

增莊子曰戴晉人告魏惠王曰有國於蝸之左角曰觸  
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  
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返 朝野僉載曰唐武后中  
尚食奉御張思恭進牛窟利上有蜚蚰大如筋天后以  
玉合貯之召思恭示曰昨窟利上有此極是毒物近有  
烏食百足蟲忽死開腹中有蜚蚰一抄諸蟲並盡此物  
不化朕昨日以來意惡不能食思恭頓首請死勅免之

與宰夫並流嶺南 酉陽雜俎曰睿宗為冀王時寢齋  
壁上蝸跡成天字上懼埽之經數日如初 清異錄曰  
臨川李善寧之子十歲能即席賦詩親友嘗以貧家壁  
試之略不構思吟曰椒氣從何得燈光鑿處分拖涎來  
藻飾惟有篆愁君拖涎指蝸牛也

### 蝸牛三

增詩唐杜牧詩曰蝸涎盡畫梁

南方卑濕積雨後蝸涎盈室書畫梁壁爛然如

銀

宋蘇軾蝸牛詩曰腥涎不滿腹聊足以自濡升高

不知休竟作粘壁枯 歐陽修詩曰斷牆著雨蝸成字

增賦唐馬吉甫蝸牛賦曰順陰而起背陽而化蚩緣於  
草木縈委於臺榭傍庭廡以徐迴循墻隅而亂下纖角  
內奮寧交觸氏之兵堅殼外圓終結野人之舍闕爪牙  
兮自達無羽翼兮相偕本忘情於蚌守亦何憚於鷗嚇

御定淵鑑類函卷四百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卷四百五十

蟲豸部六

蝗 野蚱 蟲附 天牛 蟲附 蟬

蝻

蝻 蟻

蝗一 合蟲賊 螟 螽

原爾雅曰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螽食根曰蟲食節曰賊

四者蝗 蟲名也

說文曰螟蟲也

又曰吏冥冥犯法即生螟

吏抵冒取民財則生螽 廣雅曰螽蝗也 禮記曰仲

春行夏令則蟲螟為害 又曰孟夏行春令則蝗蟲為

災 京房易傳曰妖害忠孝蟲食苗根 又曰王者與

諸侯爭蟲食苗節莖 又曰孽惡生孽蟲食苗心 又

曰德無節蟲食葉 毛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 詩

義疏曰赤螣蝗也 許慎曰吏乞貸則生螣舊說螟螣

蚱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内外言之耳故捷為文

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又曰蝗也

今謂蝗子為螽一名蠶螽兗州人謂之螣 蔡伯喈曰

蝗螣也當為災則生故水處澤中數百或數十里一朝

蔽地而食禾粟苗盡復移雖自有種其為災云是魚子  
在水中化為之 春秋佐助期曰螽之為蟲赤頭甲身  
而翼飛行陰中陽也螽之為言衆暴衆也 春秋含孽

曰蝗起於貪螽者飛而甲為害故天雨螽則刑法醜

又曰螟應苛刻 呂氏春秋曰蝗螟農夫得而殺之奚  
故謂其害稼也蔽天狀如嚴雪是歲天下失瓜瓠 又

曰亂政之妖有螟集其地其音凶凶 淮南子曰枉法

令即多蠱螟 毛詩疏曰蠱長而細或說云蠱螽蛄也

食苗根而為人害

詩話曰禾始發有蟲生苗心中如

蠶而細仍吐絲包其心使不生穗

五行志曰劉歆以

為飛負蟲也性不食穀食穀為災介蟲之孽

洪範五

行傳曰介蟲有甲能飛揚之類陽氣所生於春秋為蝻

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旱氣動象至矣故曰有介蟲之孽

也 增酉陽雜俎曰蝗蟲腹下有梵字或自天下來者

乃忉利天梵天來者西域驗其字作木天壇法禳之今

其字有王字固不可曉舊言部吏侵漁百姓則蟲食穀

身黑頭赤者武吏也頭黑身赤者儒吏也 玉堂閒話

曰蝗之為孽也蓋沴氣所生每生其卵盈百自卵及翼  
凡一月而飛羽翼未成跳躍而行謂之蝻 鶴林玉露  
曰蝗纔飛下即交合數日產子如麥門冬之狀日以長  
大又數日其中出如黑蟻者八十一枚即鑽入地中若  
臘雪凝凍則入地愈深或不能出俗傳雪深一尺則蝗  
入地一丈蝗災每見於大兵之後或言戰死之士冤魂  
所化雖未必然然捕者往往羣呼聚喊或不為動若鳴



金擊鼓則聳然而聽若成行列則謂殺傷沴氣之所化  
理或然也 墨客揮犀曰蝗一生九十九子皆聯綴而  
下入地常深寸許至春暖始生初出如蠶五日而能躍  
十日而能飛喜旱而畏雪 蟲志曰天蟲蝗蝻是也戎  
馬生於郊則出昏亂之世賄賂公行奸邪執政則生  
字說曰贅食苗葉無傷於實若可貸也 類山曰蝗蟲  
子未有翹者為蝻蝻蚰

蝗二

原左傳曰哀十二年螟十三年螟 穀梁傳曰雨螽於

宋外災不書此何書災甚也奈何茅茨盡也 洪範五

行傳曰春秋之螽者蟲災也以刑罰暴虐貪叨無厭興

師動衆蟲為害矣雨螽於宋是時宋公

昭公也

暴虐刑重

賦斂無已故應是而雨螽 漢書曰武帝元光五年秋

蝗四將征南越元封六年秋蝗兩將征朝鮮太初元年

夏蝗從東方飛至燉煌三年秋復蝗貳師征大宛征和

三年蝗四年夏蝗三將征匈奴貳師七萬人沒不還

又曰嚴延年為河南太守多殺害時黃霸在潁川鳳凰  
下而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延年曰此蝗豈鳳凰食耶

又曰劉歆以為螻蛄蠹之有翼者食穀為災黑青也董  
仲舒以為螻蛄始生也是時初稅畝亂先王之制故應  
是而螻生屬羸蟲之孽 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令  
時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  
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察之 漢書曰王莽地皇  
三年夏蝗從東方來飛蔽天至長安入未央宮緣殿

論衡曰世稱南陽卓公為緄氏令蝗蟲不入界蓋以賢  
明至誠災蟲不入其縣 東觀漢記曰馬援為武陵太  
守郡連有蝗蟲穀價貴援奏罷鹽官賑貧羸薄賦稅蝗  
蟲飛入海化為魚蝦 又曰宋均為九江太守建武中  
山陽楚郡多蝗蜚南到九江輒東西別去由是名稱  
又曰永初七年郡國蝗飛過 又曰司部災蝗臺召三  
府驅之司空掾梁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審使臣  
驅蝗何之災蝗當以德消不聞驅逐號福為直掾 謝

承後漢書曰吳郡徐栩為小黃令時陳留遭蝗過小黃  
飛逝不集刺史行部責栩不治栩棄官蝗應聲而至刺  
史謝令還寺舍蝗即皆去 又曰謝夷吾為壽張令是  
時蝗食五穀野無生草過壽張界飛逝不集 又曰許  
季長為湖令州郡皆被蝗災過湖縣飛去不入 續漢  
書曰和帝永元四年蝗八年五月河內陳留蝗九月京  
師蝗九年蝗從夏至秋先是西羌數反遣將軍將北軍  
五校征之安帝永初四年夏蝗是時西羌寇亂軍衆征

距連十餘年五年夏九州蝗六年三月去年蝗處復蝗  
子生七年二月郡國蝗順帝永建五年郡國十二蝗是  
時鮮卑寇朔方用衆征之永和七年偃師蝗去年冬烏  
桓寇沙南用衆征之桓帝永興元年七月郡國三十二  
蝗是時梁冀執政無謀慮苛貪作虐二年六月京都蝗  
永壽三年六月京都蝗延熹元年五月京都蝗靈帝熹  
平六年夏七州蝗鮮卑前後三十餘犯塞是歲烏桓校  
尉夏育破鮮卑中郎將田晏使匈奴中郎將臧旻討鮮

卑大司農給用不足畝斂郡國以給軍糧三將無功還者少半光和元年詔策問曰連年蝗蟲至貪苛之所致也是時百官遷徙皆私入錢西園少帝興平元年夏大蝗是時天下大亂 會稽典錄曰鄭弘為鄴令永平十五年蝗發泰山郡國被害過鄴不集郡以狀上詔書以為不然自朕治京師尚不能攘蝗鄴令何人而令消弭遣按驗之 師覺授孝子傳曰魏連事父至孝和帝時拜昌邑令百姓不忍棄大蝗連熟 陳留耆舊傳曰高

慎敦厚少華子式至孝常盡力供養永初中螽蝗為災

獨不食式麥園令周強以表州郡 典論曰議郎馬融

以永興中帝獵廣城融從是時北州遭水潦蝗蟲融撰

上林頌以諷 廣州先賢傳曰黃豪交趾人除外黃令

豪均已節儉麤衣蔬食所得俸秩悉賜貧民一縣稱平

當時鄰縣蝗蟲為災而獨外黃無有歲皆豐熟民先流

移者悉歸附之 益部耆舊傳曰任昉蜀郡成都人父

修字伯慶為固始侯相天下大蝗獨不入界 又傳曰



楊琳為茂陵令比歲連蝗災曲折不入茂陵先賢行

狀曰公沙穆為魯相時有蝗災穆躬露坐界上蝗積疆

畔不為害搜神記曰何敞吳郡人少好道藝隱居重

以大旱民物憔悴太守慶洪遣曹掾致謁奉印綬煩守

無錫敞不受退歎而言曰郡界有災安能得懷道因跋

涉之縣駐明星屋中蝻蝗消死敞即遁去後舉方正博

士皆不就卒於家魏志曰黃初三年七月冀州大蝗

民饑使尚書杜畿持節開倉廩以賑之吳書曰袁術

在壽春穀石百餘萬載金錢之市求糴市無米而棄錢  
去百姓饑窮以桑椹蝗蟲為乾飯 晉令嘗以蝗向生

時各部吏按行境界行其所由勒生苗之內皆令周徧

晉陽秋曰司冀青雍蝗茅草皆盡石勒與蝗競取民

禾百姓謂之胡蝗 趙書曰石勒十四年五月飛蝗穿

地而生二十日化如蠶七八日作蟲四日則飛周徧河

朔百草無遺惟不食三豆及麻 涼記曰涼王呂光麟

嘉二年以沮渠羅仇為西寧太守往年蝗蟲所到之處

產子地中是月盡生或一頃二頃覆地跳躍宿昔變異  
王乃躬臨撲蟲幸揚州淶水北大駕所到蟲尋殄盡是  
以麥苗損耗無幾 增唐書曰貞觀中終南等數縣蝗  
文皇至苑中見蝗掇數枚而呪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  
食之是害於百姓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爾其有靈但  
當食我無害百姓將吞之侍臣恐致生疾遂諫止太宗  
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不為災 唐  
鄭榮傳信記曰開元初山東大蝗姚元崇請分遣使捕

蝗埋之上曰蝗天災也誠由不德而致焉卿請捕蝗得  
無違而傷義乎元崇進曰臣聞大田詩曰秉畀炎火者  
捕蝗之術也古人行之於前陛下用之於後古人之  
所以安農陛下行之所以除害上喜曰事既師古用可  
救時是朕心也遂行之時中外咸以為不可上謂左右  
曰吾與賢相討論已定捕蝗之事敢議者死是歲所司  
結奏捕蝗蟲凡百餘萬石時無饑饉天下賴焉 酉陽  
雜俎曰開元中貝州蝗蟲食禾有大白鳥數千小白鳥

數萬盡食其蟲 玉堂閒話曰晉天福之末天下大蝗  
連歲不解行則蔽地起則蔽天禾稼草木赤地無遺其  
蝻之甚也流引無數甚至浮河越嶺踰地渡塹如履平  
地入人家舍莫能制禦穿戶入牖井溷填咽腥穢牀帳  
損齧書衣積日連宵不勝其苦鄆城縣有一農家豢豕  
十餘頭時於陂澤間值蝻大至羣豕躍而啗食之斯須  
腹飫不能運動其蝻又飢咬齧羣豕有若堆積豕竟困  
頓不能禦之若為蝻所殺癸卯年其蝗皆抱草木而枯

死所謂天生殺也

又己酉年

後漢乾祐二年

將軍許敬遷奉

命於東洲按夏苗上言稱於陂野間見有蝻生十數里  
纔欲打捕其蟲化為白蛺蝶飛去 澠水燕談錄曰祥

符中天下大蝗近臣得死蝗於野以獻宰臣率百官稱  
賀王旦獨執不可數日方罷朝飛蝗蔽天上歎曰使百  
官賀而蝗遽至豈不為天下笑耶 言行錄曰趙抃守  
青州時山東旱有蝗自青齊及境遇大風乃退飛墮水  
而死 金史列傳曰阿薩爾移鎮定武歲旱且蝗割指以

血漑酒中禱而酹之既而雨露足有羣鴉啄蝗且盡由是歲熟山堂肆考曰元成宗時蝗蟲食苗稼惟揚州等處為甚成宗往祭之忽有鷲鳥羣至在地者啄之飛者以翼格殺之蝗盡滅

蝗三

原捕使者

隨督郵

漢平時蝗詔使者捕蝗人能捕蝗者詣吏以石斗受錢後漢戴封

為西華令汝潁有蝗災不入西華界督郵行縣忽大至督郵其日去蝗亦隨去

避境赴海

魯恭為中年令飛蝗避境

下詳蝗二東觀漢記

責已

去官

公沙穆為弘農令時多蝗

蟲乃設壇責己蝗蟲遂去境人以  
為神明之君 下徐栩事詳蝗二

害田 免稅

無害我田

釋 蟲損免  
稅令詳旱

增魚子化

飛鳥食

埤雅廣要曰蝗即魚卵所化俗云春

遺魚子如粟埋於泥中明年水及故岸則皆化而為魚  
如遇旱乾水縮不及故岸則其子久閤為日所暴乃生  
飛蝗 山堂肆考曰梁宗室修為秦州刺史郡有  
蝗修詣田所深自咎責忽有飛鳥千羣食蝗殆盡 詣  
吏受錢 募民易粟 上詳捕使者注 備史曰五代晉  
後帝天福間募民捕蝗易以粟

蝗四

增焚香祈禱

山堂肆考曰宋祥符中飛蝗過京城  
上詣玉清宮焚香祈禱禁音樂三日

酒

銷致祭

漢寶錄曰乾祐初開封府陽武雍丘襄邑蝗府  
尹侯益遣人以酒銷致祭三縣蝗為鸛鵒聚食



敕禁羅弋鸚鵡以  
其有吞噬之異也

過江東

王安石罷相出鎮金陵飛  
蝗自北而南往江東諸郡

百官餞安石於城外劉貢父後至追之不及因書一絕  
以寄云青苗助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蟲

偏感德又從

壑鄰邑

米芾為雍丘令蝗大起百姓憂  
之鄰縣尉司禁瘞後仍舊滋蔓

台旆過江東

責令保正併力捕除或言盡緣雍丘驅逐過此尉司移  
文載保正之語牒雍丘縣請各行打撲收埋本處勿以  
鄰國為壑時米方與客飲視牒大笑取筆書其後云蝗  
蟲本是飛空物天遣來為百姓災本縣若能驅得去貴  
司何不打回來  
傳者無不絕倒

昆蟲無作

天災流行

百勝時作

介蟲敗穀

稻蟹不遺

蟲螟為害

虫蝗為災

昆蟲之災

蝗五

增詩宋歐陽修荅朱索捕蝗詩曰捕蝗之術世所非欲  
究此語興於誰或云豐凶歲有數天孽未可人力支或  
言蝗多不易捕驅民入野踐其畦因之姦吏恣貪擾戶  
到頭斂無一遺蝗災食苗民自苦吏虐民苗皆被之吾  
嗟此語祇知一不究其本論其皮驅雖不盡勝養患昔  
人固已決不疑秉蠲投火况舊法古之去惡猶如斯既  
多而捕誠未易其失安在常由遲誅誅最說子孫衆為

腹所孕多蛄蚘始生朝畝暮已頃化一為百無根涯口  
含鋒刃疾風雨毒腸不滿疑常飢高原下隰不知數進  
退整若隨金輦嗟茲羽孽物共惡不知造化其誰尸大  
凡萬事悉如此禍當早絕防其微蠅頭出土不急捕羽  
翼已就功難施只驚羣飛自天下不究生子由山陂官  
書立法空太峻吏愚畏罰反自欺蓋藏十不敢申一上  
心雖惻何由知不如寬法擇良令告蝗不隱捕以時今  
苗因捕雖踐死明歲猶免為螻蛄吾嘗捕蝗見其事較

以利害曾深思官錢二十買一斗示以明信民爭馳歛  
微成衆在人力頃刻露積如京坻乃知孽蟲雖甚衆嫉  
惡苟銳無難為往時姚崇用此議誠哉賢相得所宜因  
吟君贈廣其說為我持之告採詩 王令原蝗詩曰蝗

生於野誰所為秋一母死遺百兒埋藏地下不腐蝦疑  
有鬼黨相收持寒禽冬饑啄地食拾掇穀種無餘遺叨  
雖掠卵不加破意似留與人為饑去年冬溫臘雪少土  
脈不凍無冰澌春氣蒸炊出地面戢戢密若在釜糜老

農頑愚不識事小不撲滅大莫追遂令相聚成氣勢來  
若大水無垠涯蓬蒿滿眼幸無用爾縱嚼盡誰爾譏而  
何存留不咀嚼反向禾黍加傷夷鷓鴣啄銜各取飽充  
實腸腹如撐支兒童跳躍仰面笑却愛甚密嫌疎稀吾  
思萬物造作始一一盡可天理推四其行蹄翼不假上  
既載角齒乃虧夫何此獨出羣類既使跳躍仍令飛  
徐照蝗飛高詩曰戰士死化蟲蟲老生翅翼目怒體甲  
硬豈非怨氣激櫛櫛北方來橫遮遍天黑成婦聞我言

色變氣咽逆良人進戰死屍骸委砂礫昨夜魂夢歸白  
騎曉無迹因知天中蝗乃是屍上物仰面久迎視低頭  
淚雙滴呼兒勿殺害解繫從所適蝗乎若有知飛入妾  
心臆

明宣宗捕蝗示尚書郭敦詩曰蝗蟲雖微物為  
患良不細其生實繁滋殄滅端非易方秋禾黍成芄芄  
各生遂所忻歲將登淹忽蝗已至害苗及根節而况葉  
與穗傷哉隴畝植民命之所係一旦盡於斯何以卒年  
歲上帝仁下民詎非人所致修省弗敢怠民患可坐視

去螟古有詩捕蝗亦有使除患與養患昔人論已備拯  
民於水火勛哉勿翫愒 郭敦飛蝗詩曰飛蝗蔽空日  
無色野老田中淚垂血牽衣頓足捕不能大葉全空小  
枝折去年拖欠鬻男女今歲科徵向誰說官曹醉卧聞  
不聞歎息回頭望京闕

𧈧蚘蟲一

附

增酉陽雜俎曰開元二十三年榆關有𧈧蚘蟲延及平  
州界有羣鵲食之 夢溪筆談曰元豐中慶州界生𧈧

蚋蟲方為秋田之害忽有一蟲生如土中狗蝎其喙有  
鉗千萬蔽地遇蚋蚋蟲則以鉗搏之悉為兩段旬日蚋  
蚋皆盡其蟲舊曾有之土人謂之傍不肯 東坡志林  
曰蚋蚋蟲為害甚於蝗元祐八年五月十日雍丘令米  
芾有書言縣有蟲食麥葉不食實豆麥未嘗有蟲有蟲  
蓋異事也

蚋蚋蟲二

附

增詩宋羅處約梁縣界蚋蚋蟲生詩曰方喜雲苗布俄



聞葉騰生田神何縱虐稼政自非明賴鳳那充食吳牛  
已絕耕黃堂厭梁肉惕爾自心驚

蜮一

增本草曰射工射影水弩抱槍含沙短狐水狐溪鬼蟲  
皆蜮別名 埤雅曰蜮一名溪毒有長角橫在口前如  
弩檐臨其角端曲如上弩以氣為矢因水勢以射人故  
俗呼水弩 原毛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注云其物  
不可見蓋氣精也南越夷狄淫佚處也其蜮生水澤地

多婦人其淫色為主故南越多蜮者淫女惑亂之所生也故聖人名之曰蜮蜮者猶惑也

廣記曰水弩之蟲

常自四月上弩八月卸之見人影則射

洪範五行傳

蜮射人者也生於南越地南方謂之短狐者也

毛詩

義疏曰蜮短狐也一名射影如龜二足江淮水濱皆有

人在岸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人或曰射影也南方人

欲入水以瓦石投水中令濁乃入或有含沙射人入人

肌其病如疥

增抱朴子曰射工水蟲冬天蟄於谷間

大雪時索之此蟲所生其雪不積留氣起如灼蒸掘之  
不過入地一尺即得陰乾為末帶之夏天自辟射工也

山海經曰大荒蜮山有蜮民之國射蜮是食 沈瑩

臨海異物志曰鸛鷖水鳥食短狐其在溪中無毒氣

酉陽雜俎曰抱槍水蟲也形如蛞蝓稍大腹下有刺似

槍如棘針螫人有毒 續博物志曰禽經云鷺飛則蜮

沉 葛洪曰溪毒似射工而無吻者即蜮類也鵝鴨能

辟之 造化權輿短狐射氣蜮蝮遺溺中影則疾

蜮蝮  
言搜

而去之也亦言  
求而去之也

## 蜮二

增春秋曰莊公十八年秋有蜮 公羊傳曰蜮何以書

記異也 竹書紀年曰周惠王二年王子頹亂王出居

鄭鄭人入王府多取玉玉化為蜮射人 齊書曰屠氏

女採樵夜績以供養父母俱卒親行殯葬負土成墳忽

空中有聲云汝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驅使汝可為人療

病必得大富女謂是鬼魅弗敢從時鄰舍人有被蜮毒

者女試療之自覺病便差遂以巫道為人療病無不愈者家產日益

蜮三

增鮑照苦熱行含沙射流影 黃庭堅詩溪弩發潛機  
稽聖賦蜮旋於影蜮射於光 柳宗元文射工沙虱  
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痛

蝥蟱

增爾雅曰蝥蛄蝱

又曰蝥蟱蝱蝱

埤雅廣要曰蝱一名蝱一名蝱吉屈

曲貌以形舉也即木中蠹蟲亦曰桑蠹

方言曰關東謂之蝤蛸梁益之

間謂之蝎

毛詩曰領如蝤蛸

蓋蝤蛸之體有豐潔且白者故以況莊姜之領

周禮曰翦氏主除蠹

北史晉庾峻曰今山林之士

利出一官商君謂之六蠹韓非謂之五蠹

唐書宦官

傳曰如媒而成如蠹之蠹符子曰石生金木生蝎

化書曰燥濕相育不母而生蝤蛸

故古者諧從中起謂之蝎諧

七

辨曰蝤蛸之領阿那宜顧

漢書曰文帝賜尉陀書衣

物陀因使者獻桂蠹一器

大業拾遺錄曰桂蠹紫色香辛有味噉之去陰痰之疾

天牛蟲 附

增埤雅曰蝟化天牛兩角狀如水牛長二三寸色黑而

背有白點長鬚有斑甲下有翅能飛不甚遠

按蝟木蟲也久則化

為天牛天牛復生子為蠹

酉陽雜俎曰天牛黑甲蟲也長安夏中

此蟲或出於籬壁間必雨

蟬一

增爾雅曰蟬白魚

衣書中蟲以蒸濕生形稍似魚尾分二岐身白有厚粉視之如銀本草謂

衣魚一曰壁魚俗呼蠹魚一名蛎古稱困學生為書蟬誤用淫借也

宋王達澄懷錄曰

古人藏書辟蠹用芸芸香草也

## 蟬二

增穆天子傳曰天子東遊次雀梁蠹書於羽陵

謂暴書蠹也

酉陽雜俎曰補闕張周封言嘗見壁上白瓜子化為  
壁魚因知列子言朽瓜為魚之義 又曰何諷於書中  
得一髮捲規四寸許如環而無端用力絕之兩端滴水  
方士云此名脈望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為此夜持向  
天從規中望星星立降可求丹度世也 杜甫詩帙散



辟魚乾注云辟魚入經函中食神仙字則身有五色人吞之可致神仙 玉壺清詒曰宋太宗不識蟬字見楊蟬名曰以微類名其子何也御筆抹去蟲字名覃

蟬三

增詩唐李遠詩曰鱗細粉光鮮開書亂眼前透窗疑漏網落硯似遊泉潛穴河圖內吞鉤乙字邊莫言少鬚鬣食盡白蘋篇 宋邵雍詩曰形狀類於魚其心好蠹書居常遊篋笥未始在江湖為害千般有言烹一物無年

年當盛夏曬了又如初

蝨一 蚤雜見

增說文曰蝨齧人蟲也蟻蝨子也

潛確類書曰蚤齧人跳蟲也出於塵土間

漢書宋義曰搏牛之蝨不可以破蝨 又曰王莽校

尉韓威進曰以新室之威而吞無雷無異口中蚤蝨

韓子曰天下無道攻擊不已甲冑生蟻蝨 淮南子曰

昌陽去蚤蝨而人弗席者為其來蛉窮也 又曰釋大

道任小技無異使蟾蜍捕蚤 又曰湯沐具而蟻蝨相

弔 抱朴子曰夫蠱生於我我非蠱之父母蠱非我之  
子孫也 又曰眼能察大衢而不能周項領之間耳能  
聞雷霆而不能周蟻蠱之音也 又曰今頭蠱著身皆  
稍變而白身蠱處頭皆漸化而黑是黝素果無定質移  
易在乎所漸也 又曰蠱蠱攻君卧不獲安 論衡曰  
人生在天地之間猶蚤蠱之在衣裳 續博物志曰土  
乾生蚤 酉陽雜俎曰蠱惡水銀有病蠱者雖香衣沐  
浴不得已惟水銀可去之又有草生山足濕處葉如百

合對葉獨莖莖微赤高一二尺名蝨建草能去蟻蝨

澄懷錄曰古人藏書辟蠹用芸芸香草也南人採置席

下能去蚤蝨 雞肋編曰蝨放青葉草上經宿沾霧則

為青蟲飛去皆坼背而化 席上腐談曰蝨陰物其足

六北方坎水之數也行必北首驗之果然 趙壹曰丹

鴻可殺蚤 又曰昨作草書俯而擇蝨不暇見地地至

大而不見者銳精於蝨也 魏文帝與王朗書曰蚤蝨

雖細慮於安寢 曹植論曰得蚤者莫不摩之齒牙為

害身也 嵇康與山濤書曰危坐一時髀不得搖性復多蟲爬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

阮籍大人先生傳曰獨不見羣蟲之處禪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為吉兆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去禪褊自以為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蟲處禪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蟲之處禪中乎

蟲二

增列子曰紀昌學射於飛衛使學視小如大紀昌以鼈

懸蟲於牖南面而望之三年後如車輪焉以觀餘物皆  
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孤蓬之幹射之貫蟲而懸不絕  
符子曰齊魯爭汶陽之田魯侯有憂色隱者周豐往  
見曰臣嘗晝寢喾然有羣蟲共鬪乎衣中甘臣膏腴之  
肌餌臣項膺之膚相與樹黨爭之相殺者大半蟲父止  
之曰吾與汝所慮不過容口而已奚用交戰為羣蟲乃  
止今以汶陽之田惑君之心曾不如一蟲之智竊為君  
羞之韓子曰子韋見孔子於商太宰曰吾見孔子則

視子猶蚤蝨之細者也今吾見之於君子韋恐孔子貴  
於君因謂太宰曰且君之已見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蝨  
太宰弗復見也 又曰韓昭侯搔痒而亡一爪求之甚  
急左右因取其蚤蝨而殺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不誠也  
又曰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陵陳陽下斷河內臨東  
陽邯鄲猶口中蚤也 東觀漢記曰馬援擊尋陽山賊  
上書曰除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蟻蝨而剃之蕩然蟻  
蝨無所復附書奏上大悅因出小黃門頭有蚤者皆剃

之風俗通畧曰河南趙仲讓為梁冀從事郎冬月坐庭中向日解壞裘捕蝨襄城君使推問之冀笑曰此我從事絕高士也晉裴啓語林曰顧和為揚州從事月

旦當朝未入停車州門外須臾周侯已醉著白袷憑兩人來詣丞相歷和車邊和先在車中覓蝨夷然不動周始見遙過去行數步復又還指顧心問曰此中何所有顧擇蝨不視徐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晉紀曰王猛字景略隱於華陰山懷佐世之志聞桓溫入關披褐



謁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 齊

書曰江泌性仁義衣敝蝨多綿裹置壁上恐蝨飢死乃

復置衣中後終身無蝨 梁吳均齊春秋曰卞彬為南

康郡丞頗飲酒擯棄形骸仕既不遂乃著蝨蝨蝦蟆等

賦皆大有指斥 潛確類書曰齊卞士蔚居貧多病澣

沐不時採採蝨蝨日不替手 三國典略曰梁劉慤常

有飛書謗毀梁王怒曰劉慤似衣中蝨必須掐之 合

璧事類北齊邢之才位中書監脫略簡易不修威儀對

客或解衣覓蟲且與劇談 北史曰司馬子如以賄在

獄神武勅文襄出之哀其憔悴以膝承其首親為擇蟲

傳信記曰無畏三藏飲酒食肉言行麓易律師不說

常令宿於戶外律師終夜捫蟲投牀下無畏即呼曰撲

殺佛子律師異之 酉陽雜俎曰成式曾一夕堂中會

時妓女玉壺忌魚炙見之色動因訪諸妓所惡者有金

子忌蟲尤甚坐客競徵蟲事多至百餘條予戲撫其事

作破蟲錄 潛確類書曰道士崔白言荊州秀才張告

嘗捫得兩頭蝨 清異志曰揚州蘇隱聞被下有數人

齊念阿房宮賦聲急而小急開被視之無他物惟得蝨

十餘其大如豆殺之即止 南楚新聞曰李蟪司空初

名虬將赴舉夢名上漆一畫成蝨字及寤曰蝨者蟪也

乃改名果登科 禁殺錄曰薛嵩性慈戒殺即微細如

蝨亦不害之一夕夢被上蝨甚多漸變為寸許人謂嵩

曰受君之貺非一日矣今君有急正吾儕効命之秋也

遂列行於被上須臾皆殞嵩驚覺燈火尚明呼侍兒視

之被上有絲血痕橫廣尺餘乃死蝨也嵩不知其故蓋  
是夜有刺客來害嵩其人有古劍甚利著處便破見血  
即死是夜其人劍一下即見血以為殊死矣報其主相  
對歡甚明日瞰之無恙也訪得蝨事始知其夢 國老  
閒談曰查道性淳古少寓狼山寺躬薪水以給僧衆衲  
衣不洗濯以養蝨後仕至龍圖閣待制 墨客揮犀荆  
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蝨自荆公  
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

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輒獻一言  
以頌蝨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曰屢遊相鬚曾經  
御覽公亦為之解頤長公外記曰東坡閒居日與秦  
少游夜宴坡捫得蝨乃曰此是垢膩所生少游曰不然  
綿絮成耳相辨久而不決相謂曰明日質之佛印理曲  
者設一席以表勝負酒散少游即往扣門謂佛印曰適  
與蘇辨蝨所由生蘇云生於垢膩愚謂成於綿絮兩疑  
不釋將質吾師明日若問可答生自綿絮容勝後當作

飢飢會既去頃之蘇亦至乃以前事言之祝令荅以生  
於垢膩許作冷淘明日果會具道問難之意佛印曰此  
易曉耳乃垢膩為身絮毛為脚先吃冷淘後吃飢飢二  
公大笑具宴為樂 剡溪夜語曰石曼卿於解後自作  
一庵常醉卧其間名其軒曰捫蝨 山堂肆考曰宋道  
君北狩至五國城衣上見蝨呼為琵琶蝨以其形類琵  
琶也

蝨三

增詩唐韓愈瀧吏詩曰不知官在朝有益國家否得無

蝨其間不武亦不文

按商君二十六篇大抵以仁義禮樂為蝨官曰六蝨成俗兵必大敗

說本此

宋王安石和王樂道烘蝨詩曰秋暑汗流如炙

輟敝衣蒸濕塵土浣施之衆蝨當此時擇肉甘於虎狼  
餓咀嚼侵膚未云已爬搔刺骨終無那時時對客輒自  
捫十百所除纔幾箇皮毛得氣強復活爪甲流丹真暫  
破未能湯沐取一空且以火攻令少挫踞爐熾炭已不  
暇對竈張衣誠未過飄零乍若蛾赴燈驚擾端如蟻旋

磨欲驅百惡死焦灼肯貸一凶生棄播已觀細點無所  
容未放老奸終不墮燃臍郿塢患溢世焚寶鹿臺身易  
貨塚中燎入化秦屍池上炊隨遷葬坐彼其鷲極就煙  
埃況汝命輕侔涕唾逃藏敗絮尚欲索埋沒沉灰誰復  
課薰心得禍爾莫悔爛額收功吾可賀猶殘衆蟻恨未  
除自許寧能久安卧 司馬光和王安石烘蟲詩曰天  
生萬物名品夥嗟爾為生至么麼依人自活反食人性  
喜伏藏便垢浣晨朝生子暮生孫不日蕃滋踰萬箇透



疎緣隙巧百端通夕爬搔不能卧我歸彼出疲奔命備  
北驚南厭搜邏所禽至少所失多捨置薰燒無術奈加  
之炭上猶晏然相顧未知亡族禍大者洋洋迷所適奔  
走未停身已墮細者懦怯但深潛乾死縫中誰復課黑  
者抱髮可憂疑逃入繖頭默相賀腥煙焰起遠襲人袖  
擁鼻端時一唾初雖快意終自咎致爾殲夷非爾過吾  
家筭篋本自貧况復為人苦慵惰體生鱗甲未能浴衣  
不離身成脆破朽繒壞絮為淵藪如粟如麻寢肥大虛

腸不免須侵人肯學夷齊甘死餓醯酸聚蚋理固然爾  
輩披攘我當坐但以努力自潔清羣蟲皆當遠逋播

梅堯臣詩曰託處裳帶中旅升裘領端藏跡詎可索食  
血以自安人世猶俯仰爾生何足觀 又詩曰吾兒久

失恃髮總仍少櫛曾誰具湯沐正爾多蟻蟲變黑居其  
元壤絮宅非吉蒸如蟻亂緣聚若蠶初出墻遇極搔爬  
何暇嗜梨栗剪除仍未難所惡累形質 又詩曰茲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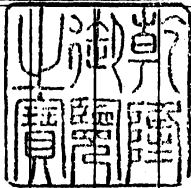
頗所愜捫蝨反得蚤去惡雖未除快意乃為好物敗誰

可必鈍老而狡天穴蟻不齧人其命常自保

增賦唐李商隱蝨賦曰亦氣而孕亦卵而成晨驚露鶴  
不知其生汝職惟齧而不善齧回臭而多跖香而絕  
陸龜蒙後蝨賦并序曰余讀玉溪生蝨賦有就顏避跖  
之歎似未知蝨作後賦以矯之曰衣緇守白髮華守黑  
不為物遷是有恒德小人趨時必變顏色棄瘠涵腴乃  
蝨之賊

增序齊卞彬蝨賦序曰蝨有諺言朝生暮孫若吾之

蟲者無湯沐之慮絕相弔之憂晏聚乎久襟爛布之裳  
復不憚于討捕孫孫息息三十五歲



御定淵鑑類函卷四百五十